

# 论新时期微型小说的艺术追求

邓 琴 容

1981年以来,是我国新时期小说最富于探索性的年代。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作家主体意识的宏扬,不少作者表现了可贵的开拓精神。他们纷纷选中微型小说作为试验园地,大胆实践,短短十年就发表了上千篇创新之作。这些作品,面目“怪异”,格调特殊,与传统小说迥然有别,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认真研究这批作品的写作经验,对当前的文学创作是会有一些帮助的。本文仅就微型小说在主题和文体方面的艺术探求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在传统的文艺理论中,对微型小说的主题作了这样的规定:单一、集中、鲜明。所谓单一,就是一篇小说只能有一个主题;所谓集中,就是材料选择、结构安排、语言运用,都要紧紧围绕主题,为主题服务;所谓鲜明,就是小说表达的主题要明确,要概括得出来。这样的限定,在我国小说的演变过程中起过一定的作用,它有利于突出微型小说的文体特征,强调它的艺术个性。但随着小说创作实践所引起的发展变化,主题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原有的规定就成了僵化的模式,严重地束缚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新时期的作家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大胆地冲破传统的主题观念与框架,对主题进行了深入开拓、探索。

这主要表现在主题量的扩大、类型的增多、表达的非概括化三个方面。

主题量的扩大,是指主题由单义性转为多义性。新时期以前的微型小说的主题基本上是单义的,即无论反映哪个时期、哪个领域的生活,都是从某一个方面向读者传达对生活的认识、评价,很少对生活的其它方面作出多元性的思考。比如1958年,微型小说兴旺过一阵子,出了不少作品、选集。作品反映的生活面也较宽,涉及工业、农业、科技、文教、国防等领域。但综观这些作品,多是从政治或道德的角度对生活进行认识、评价,主题是单一的,甚至多是直露的。其实,主题本质上是对生活的一种认识,而大千世界的生活又是极其丰富、复杂的。许多事物都不是单一的,而往往是多元成多种基因的复合体,或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多义性的主题,实际上就是作家赋予特定艺术形象以较多层次的社会内涵来完成对形象多维空间的艺术开拓。这样的主题可以使我们从多种价值角度对其作出思考,以揭示出丰富的内涵来。新时期的作者们深感单一性主题缺乏容量,如果写得不好,易失之肤浅、单薄。因此,他们努力追求主题的多义性。他们不对生活作直线的因果反映,而是在对生活总体把握的前提下,以对生活多层次掘出、多方位透视、广角度展开来有意识地打破主题的单一性,追求具有丰富内涵、深邃的人生哲理,而又不直露,耐人寻味的多义性主题,并把它视为艺术的最高境界。作家张弦说:“追求主题丰富性、多面性、多义性应该成为我们致力的目标。”<sup>①</sup>陆文夫也说:“创作可以而应该不用单一的主题,可以象

多弹头分弹道导弹一样,能同时击中许多目标。”<sup>70</sup>创作的实践,证明有的作品已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如《小巷除夕》<sup>71</sup>是一篇揭示新时期人民精神风貌的有一定深度的好作品。它告诉我们的,不光是表现同乐巷7户人家新生活、新风貌的一般化的、单一的主题,而是通过对几户人家形象生动的描绘,从政治、经济、道德几个角度进行着多义性的主题揭示。具体说来:(一)它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手艺人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生活也改善了,增加了社会责任感;(二)知识分子成了依靠力量,心情舒畅,积极向社会贡献光和热;(三)赞扬了友爱、和睦、扶弱济贫的传统美德。此外《换房趣事》<sup>72</sup>写一场换房中的风波,一件生活中的小趣事,只有六百多字,可它的意蕴却很深厚,包含着好几层意思(如:善恶是非道德评价的错位,批判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揭露干部升迁的不合理等),若不认真品味,这些含义是领会不出来的。

多义性主题的小说的出现,是作家主观上的艺术追求。它体现了作家对当代生活审美把握的拓展。除此而外,读者审美需求的变化也是一个促进因素。一位新疆读者写信给编辑说:“多义性主题的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因为人们过去读惯了那些主题单一、直露,甚至是图解式的小说,所以一下子接触到思想内涵丰富,耐人咀嚼的作品,很自然就有一种新鲜感。”<sup>73</sup>由此可见,多义性主题的小说能开拓读者的思绪空间,使其在一种深邃的艺术氛围中去体味作品涵盖广阔生活内容的丰富思想,从而得到审美需求上的满足。

主题类型的增多,是指除了思想化的主题之外,增添了非思想化、非观念化的主题类型。思想化的主题,是一种明确的观念形态。就是说这种主题要表现某种思想、某种观念。即高尔基所说的“主题是从作者的体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sup>74</sup>。这种思想往往被赋予政治性的意义。这是一种传统的主题类型,以往的微型小说的主题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非思想化的主题,是指感受型、情趣型、情绪型主题。

感受型,就是在作品中主要表达作者或作品中主人公(其实主人公的感受往往就是作者的感受)对客观事物的某种具有审美价值的感觉或印象。这种感受不同于一般的生理感受和心理感受,它是经过作者潜心的艺术陶冶,外化出来的一种较高层次的艺术感受。它体现了写作主体对美的独特发现和追求。路东之的《!!!!》这篇微型小说,就着重写“我”在观看两个孩子做游戏时的“感受”及其变化。“我”是在等车时看孩子做游戏的。游戏古老而单调,没有什么趣味。作品采用反复的形式(游戏的内容重复了六次),表现了“我”“欣然”、“陶然”、“哑然”、“惘然”、“慨然”、“愕然”、“怆然”等不同感受。这些感受层层推进,启人深思,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能给读者以独特的艺术享受。

情趣型,就是在作品中主要表达某种具有探制全篇、主导写作定向运动的情调或趣味。“情趣”,在“文革”时被列为“禁区”。小说表现情趣,这是大胆的突破。其实,健康的情趣是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并且是必不可少的。古人说过:“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sup>75</sup>鲁迅也说:“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sup>76</sup>郑明安的微型小说《爱的和弦》写一对男女青年,双方都早有那么一点意思,但由于羞涩,一直未向对方表示。一天黄昏,男方有意经过女方门前,两人相见,巧妙地通过一问一答,将各自的爱慕之心流露了出来。全文仅三百来字,就真切、细致地表达了男女初恋时的一种微妙的情趣。这情趣是生动的、感人的,能给人以健康的愉快和美的享受。

情绪型,就是作者在作品里有意识地抒写、渲染一种特定的情绪,以造成一种情感氛围。刘家林的《她,在葡萄架下……》重点就是表现女主人公的情绪。作品以葡萄作贯串物、象征物,让它们

巧妙地组接现实画面与记忆画面，在对两种画面的描绘中，充分点染出了农家少妇思念在外丈夫的一种爱恋的心绪。

感受型、情趣型、情绪型主题的出现，是以题材领域的扩大为前提的。过去的微型小说多是从外部世界选取题材的。新时期开始，作家会消除顾虑，解放思想，把视野投向了以前在不敢涉足的禁区——人的内心世界。这是比外部世界更为广大、神奇、复幻无穷、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即对人的灵魂深处的奥秘的揭示，对人的意识的表现。题材是提炼主题的基础。题材范围的拓展，就为主题类型的增加创造了良好条件。二者的开拓、创新，使新时期微型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崭新面貌。

主题表达的非概括化，是指小说主题的模糊性，非言传性。过去的微型小说，主题鲜明、集中，我们可以用一两句话把它概括出来，有的根本用不着概括，作者的议论，或主人公的口就把主题点出来了。古代的文言短篇，“文革”前的微型小说都不乏这样的例子。今天，对新时期的一些创新的微型小说的主题就“一言”难以“蔽之”了。它缺乏确定性，你甚至很难说它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褒扬什么，贬斥什么，它的意旨在一个模糊的范围内摆荡，不便明确限制它的价值范围。读完小说，你会感到抓不住主题了。如白小易的《客厅里的爆炸》，写父女俩去作客，主人沏好茶后，顺手把暖瓶放在地上，有事进里屋去了。不一会，暖瓶倒了，爆炸了。父女俩都未碰过暖瓶。主人闻声出来，连声表示“没关系，没关系”，父亲想要做出什么表示，但他控制住了，并立刻承认是自己碰坏的。从主人家出来后，女儿感到不可理解，要父亲解释。父亲说：“还是说我碰的，听起来顺溜些，有时候你说得越是真的，也越象假的，越让人不能相信。”这篇小说主题非常隐蔽、模糊，很难作出准确的概括。说是批评父亲不说老实话吧，显然离了题；说是顺应特定环境下的某种形势不说实话，是正常的吧，也不确切；说是在特定情境下，有时人很难讲真话吧，也欠准确。小说只通过特定的场面、人物关系和对话，给你一种暗示，让你去思索、咀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领会其中的思想蕴涵。

主题的模糊性，非概括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作品对生活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开掘，从而表现出来的生活画面是纷呈斑驳的。“形象大于思想”，它丰富的内涵是难于用逻辑的方法把它概括出来的。恩斯特·卡西尔说得很精辟：“有些事物，由于它们的微妙性和无限多样性，使得对之进行逻辑分析的一切尝试都会落空。”<sup>②</sup>二是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有的作品常借用象征来表现作者蕴藏在作品中的思绪、心态，让人们去领会渗透在作品中的思想感情，去理解作品中带有某些本质意义的问题。这种象征不是局部象征，而是整体象征。它创造的是一个整体象征世界，如王哲的《绿窗帘》、李昌治的《蛇》等。由于象征常使观念带有某种不确定性，因而它的意蕴显得扑朔迷离，难于捉摸。主题的模糊性能增加作品的诱惑力，唤起读者的审美热情和参与艺术再创造的积极性。所以，张天民说：“如果我的某一个作品，使人初读起来不知什么是主题，继而引起思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能体味其中一部分意思，那大概就是我的成功。”<sup>③</sup>这段话，道出了创作者艺术追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有代表性的。

主题的拓展与深化，离不开相应的表现形式。主题变化了，若形式不变，主题的创新势必落空。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新时期微型小说在形式上的探索，主要表现在对文体的改造上。具体说来，他们是在结构形式、叙述方式两方面进行着尝试。

传统的微型小说一般是按事件推进的时间顺序来安排结构的。有的是写短暂时间中的一个

场面,更多的是依时间推移把几个场面结合起来写。这种结构,层次清楚,事物发展因果分明,但较单调,不便于反映复杂多变的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的内心世界。因此,新时期的作家们,便八方伸手,广为借鉴,努力吸取其它文学体裁的长处、优势,加以融合、改造,于是就产生了几种新的结构形态。

有的作家从散文中吸取营养,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情节设计。人物刻画的模式,以抒发人的情感,伸展人的个性为基点,来叙事状物。它的结构特点是:不注重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和矛盾冲突的激化,以抒发人物情感,描绘自然景物,创造优美意境为结构支点,构架全篇。何立伟的《白色鸟》就是以意境作为全篇结构的支点,它的重点不在叙述故事,也不在刻画人物,而是通过对夏天河滩自然景物的描写,两个少年情绪变化的叙述来创造一种诗化的意境,以展现“美的瞬间的破坏与毁灭”,“唤起美对于丑的侵淫的普遍的警觉与抗争”<sup>①</sup>。作品结构零散、情节简单,但它却有着诗与哲理的丰富内涵,引人入胜,发人深思。比较起来,散文化结构不如情节结构那样紧凑,那样富有戏剧性,但它有助于把作家的思想倾向有机地融合在自然环境、场面描写之中,能创造出一种人情美、意境美。

有的作者吸取了电影、电视的蒙太奇技巧,把几个生活画面有机地组合起来,以体现自己的创作意图(周锐的《站牌与糖葫芦》就用副标题注明是“拟美术片脚本”)。这些画面表面上看,似乎互不相干,但认真探究,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些画面的组接,可按时间、空间的顺序,也可按逻辑、联想的顺序。画面之间可以跳跃,也可用叙述语言搭桥。如王青伟的《! ——?》写一个司机恶作剧地摁响喇叭,打破了夜的宁静:一位老将军夜半惊梦;一位作家创作灵感的火花被熄灭;一对母女耿耿难眠……这是几个互不相关的生活画面,但几个画面共同构成了对噪音这种公害的控诉,对不讲职业道德的人的谴责。这种结构,扩大了形象活动的时空范围,使微型小说有着宏观的生活观照功能。这种结构的小说,内涵一般都比较集中,如果分散,读者就很难领会作品的深刻意蕴。

有的作家,有意识地借鉴西方文学的意识流手法来结构小说,形成意识流结构。这种微型小说,运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以及象征等技法来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状况。自由联想,跨度大,跳跃多,节奏快,超越时空,变化很快,它的脉络靠内心独白来表现。按照意识流动来结构作品,作者可以获得极大灵活性和自由度,能十分轻便地把不同时空条件下相互有关联的人和事交叉连缀起来,从而最大限度地节省交代情节、叙述过程的笔墨,以充分展示人物的主观情感和内心世界。绍六的《斑马线》就成功地运用了这种结构。小说完全按主人公张勤在斑马线旁等候绿灯时的心理活动进行排列组合,几个细节(想家、想年轻人的约会、想他们因等车而变老……)是人物的联想和心理幻觉。这些联想和幻觉不受时空的约束,非常自由。它们真实、生动地表现了特定环境中人物的心理活动。

以上三种新的结构形式的出现,使微型小说取得了其它文学样式的表现专长,如散文化结构,就使小说具有了散文的洒脱、自由,不拘一格和诗和意境,增强了审美的新鲜感和艺术魅力。这些结构,改变了传统小说的文体样式,人们称它们为散文体小说、影视体小说、意识流小说。

在叙述方式上,新时期的微型小说也有所突破。不少作者开始摆脱传统的叙述视角,而采用新的叙述视角。这些新视角是:局部视角、影视视角。在传统的小说中,叙述者(作者)是全知全能的,他的叙述视角大于作品中的人物事件。他知道外在的事物,也了解各种人物内心的一切隐秘,过去、现在、未来对他来说都毫无隐瞒。总之,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以往的微型小说多采

用这种叙述视角。这种视角,在读者和人物之间横亘着一个叙述者,读者很被动,难以激发参与的热情和体验。新时期一些微型小说的作者大胆地把叙述者从作者身上分解出来,并把后者设计为角色性的演员,让叙述视角丧失了全知全能的可能,而转移到叙述者所处的局部位置上。这就称之为叙述的局部视角。这种视角要求叙述严格地限制在人物所能看到或知道的范围之内。叙述者必须顺着人物事件走,如果视点人物和视点事件消逝了,那么这种叙述也就中断了。徐平的《儿子的旋律》就是以父亲的眼和心,以父亲的感觉和意识作为叙述视点来推进整个故事和叙述的。这是一个有着丰富生活内蕴的故事。父亲失去了职务,儿子失去了爱情,但两人面对生活挫折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儿子的坦然,终于感染、影响了父亲。整个故事从父亲的感觉中叙述出来,叙述角度显得新颖、别致。

局部视角有两种情况:一是单一的局部视角,作品只用一个叙述者、一个叙述视点贯穿全篇,构成统一的叙述基调。这种视角,可采用第一人称的形式,也可采用第三人称的形式。第一人称叙述视角里的“我”,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的主角,这双重身分有利于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又便于表述自己的内心世界。第三人称视角里虽然用了“他”,但这个“他”必须依附在一个人物身上,作品里的所有形象,都是这个人物的主观投影。叙述自始至终伴随着这个人物的思路 and 情绪,不能有所游离。这与全知视角里的“他”是不同的。二是交错局部视角,就是采用几个局部视角来观照、描述对象。运用这种视角的微型小说还不多,但从几篇尝试之作看,效果还不错。邓开善的《市长》,从司机、市长、叙述人三个视角去透视人物,使一个一心为公的老市长形象跃然纸上。这种叙述视角,构成了多方向的生活态度和评价,使读者对同一件事有更为完整的了解,或在同一作品中获得多向的生活内容。

随着微型小说对电影手法的借鉴,于是出现了影视体小说。影视体小说的出现,产生了一种新的叙述视角,这就是影视视角。这种视角,叙述者是隐蔽的,他藏在幕后。读者根本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他象导演一样,把生活中的人物、场景,通过几个画面一一展现出来。采用这种叙述视角的作品,时空形式极灵活,情节的逻辑关系一般隐藏在跳跃性极强的叙事时序中。如那家佐的《古老的传说》,由四幅画面组成:第一个画面:落叶、古刹,一个小脚女人背着一个女娃,跪在送子观音前面,祈祷着菩萨赐给她一个男孩;第二个画面:枯藤、古道,一个绾髻女人抱着个女孩,翘首等待离家远走的丈夫;第三个画面:小镇,一个短发女人牵着个女孩,扑在母亲的怀抱里,哭述着丈夫对她的打骂;第四个画面:立交桥边,一个肩披长发的女人发疯似地跑,后面跟着个女孩。这四个画面是叙述者按照由远而近的逻辑次序有机地组接起来的。这个巧妙的组接不仅鞭挞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而且还揭露了这种思想产生的历史土壤,批判了至今还在我们生活中作怪的封建意识的痼疾。这种视角的叙述就是作者。这种影视视角作品质量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他画面选择和组接的水平如何。画面典型,组接恰当,质量就高,反之,质量就低。

以上两种新叙述视角的出现,使微型小说收到了明显的艺术效果。一是局部视觉的出现,使叙述视角走向主观化,个性化。采用这种视角,叙述故事时,往往带上了作品主人公的思想和感情,叙述者既在叙述故事,又在刻画人物。在《儿子的旋律》里,从父亲的视角展开叙述,把他和儿子的生活变故交代得很清楚,同时又把父亲感情上的痛苦震荡描述得入木三分。整个叙述渗透着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沧桑感。读者阅读作品时,丝毫没有全知视角那种“隔”的感觉,而是被叙述者带到了事件和人物中去,共同感受酸、甜、苦、麻、辣。二是由于局部视角把叙述内容控制在叙述者的直接经和见闻中,使叙述进程时断时续,可以不受生活逻辑和故事框架的限制,从而充分调

动创作主体的自由联想。前面介绍的那篇《斑马线》就有力地明了这一点。三是内蕴含蓄,发人深思。采用影视视角叙述的作品,里面的各个画面、场景、内容是不相同的,内涵也是不相同的。作品的内蕴不是各个画面、场景、内涵的简单相加,它是各个画面、场景组接后产生的新内涵。这个新内涵就要靠读者通过对各个画面、各个场景内在联系的分析去归纳。这种归纳能激发读者阅读的积极性,启动其心智,从而获得艺术再创造的极大乐趣。

新时期微型小说的艺术探索已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一批创新之作受到了广大读者和评论家的肯定和高度评价。本文所列举的《客厅里的爆炸》、《换房趣事》、《站牌与糖葫芦》就分别获得《中国青年报》微型小说大奖赛一等奖和《小说界》杂志微型小说大奖赛鼓励奖。在其它报刊上获奖的还有不少。这一可喜现象,有力地证明了蒋子龙所说的写微型小说“要有冒险性,要拼命追求新、奇、怪、深,追求不同凡响”,“用不同寻常的方式反映生活,它宁肯容忍偏激,也不能容忍平庸、温和、保守”<sup>⑩</sup>的创作思想是正确的。我们深信,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微型小说将会出现更加美好的前景,会更加繁荣、兴旺!

#### 注释:

①转引自《小说美学》。

②《小说门外谈》。

③《百花园》1982年3期。

④《写作》1989年5期。

⑤《小说选评》1986年2期。

⑥《和青年作家谈话》。

⑦李贽《容与堂本(水浒传)回评》。

⑧《而已集·读书杂谈》。

⑨《人论》。

⑩《沿着自己的途径探索》。

⑪《小说选刊》1985年6期。

⑫许世杰《微型小说艺术初探》。

#### · 书 讯 ·

### 《成人教育百科全书》中译本出版

当前,成人教育正在世界范围获得空前的发展。我国的成人教育要进一步发展和改革,必须广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我校教育系韦茂荣教授和吴定初、顾美玲(该书副主编)、蒋梦鸿三位副教授参译的《成人教育百科全书》,最近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该书资料主要来源于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教育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曾获美国“达特茅斯”勋章,是一本权威的工具资料书,享誉国际教育界。我们相信,这本约80万字的有价值的工具资料书的出版,一定会促进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孝文)